

青城十九俠

還珠樓主著



還珠樓主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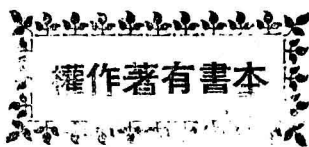
青城十九俠

集

天津勵力印書局印行

！必准！

！翻印！



本書有著作權

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再版

青城十九校第一集

實價國幣七角

外埠酌加寄費匯費

著者

校訂者

印刷者

還珠樓主

吳門陳子京

劉彙臣

勵力印書局

總發行所

天津

宮北大街大
獅子胡同口

勵力印書局

經售處 百新書店

總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
分店 上海棋盤街中市
支店 香港皇后大道中

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前 引

四川成都府西北方。有一個小小的縣城。地名叫作灌縣。地當岷沱分流之衝。又是通康藏的交通要道。秦時李冰。於此鑿石導江。灌溉田畝。數千年來。民殷物阜。號稱大邑。而境內水秀山清。古蹟名勝。冠冕全蜀。尤爲膾炙人口。距縣城西。約三十餘里。有一座青城山。羣峯環衛。疊翠縈青。宛如城郭一般。他的得名。便由於此。名山勝域。多爲仙靈窟宅。何況這山週迴面積。長大約千餘里。有三十六個名峯。七十二洞。一百八十多勝景。自來道書上。都稱他作仙人第宅呢。西蜀本是一個神祕之國。因爲民間傳說。和當地若干年前留下的種種仙靈遺跡。人民對於神仙劍俠。奇人異士。本來就很崇拜。又值康雍之間。滿人入關未久。子遺之民。懷念舊君。目覩新庭暴虐。忍受壓榨。敢怒而不敢言。庸懦一流。自然把一切都委之運數。具有國家種族思想。又富有聰明才智之士。既不願委身異族。爲仇敵的鷹犬。又不忍若干萬亡國同胞。俯首受人宰割。於是羣趨劍俠一流。以誅奸殺惡爲己任。冀略快意一時。雖然明知運劫難回。光復故業。暫時無望。總想在除暴安良之中。種一點興滅

斷絕的根子。風尚所歸。奇人輩出。尤以峨嵋青城兩派。殊途同源。爲個中巨擘。本書所紀。便是這兩派劍俠的軼聞奇蹟。雖跡涉虛幻。難免鋪陳。而筆人哀樂中年。浮沉人海。足跡流轉。幾半國內。蜀中故土。更是祖宗廬墓之鄉。對於各地風土人情。衣服食飲。名山大川。珍禽異獸。大都有所本歷。不曰虛構。際此天儆宗邦。強夷內竄。赤匪爲患。氛沴相尋。蜀更兵衝。民無安堵。舉世正注目西南之會。略供讀者臥遊之資。有心人或亦略其妄而取其真耶。閒話少說。書歸正傳。

陳跋

嘗獨處斗室中。室以外。市聲種種。囂然雜作。室以內。器物縱橫。靡有隙地。塵埃暫掃復積。欲求清潔。了不可得。上海居。大不易。此固貧者常態也。而胸次輒悵蕩萬狀。無已。則瞑目玄想。試置其身於佳山佳水間。或若西子湖濱。山光水色。賞其秀麗。或若三疊泉畔。雷鳴珠濺。賞其雄奇。或若浮舟大海中。水天一碧。白雲橫飛。未嘗不心曠神怡也。惟意所欲。惟想所結。境誠非真。然境由心造。耳目所接。亦何嘗非幻。聊以快意。安問其他。自矜此不傳之秘。索解人不得者也。武俠神怪之書。我好讀之。非不知其不經也。社會惡濁。縱有生花妙筆。繪影繪聲。維妙維肖。而讀之。愈增人惘惘。則以社會本質如是。愈逼真而愈令人作惡。曷若不經之武俠神怪。足以快意。自不肖生爲江湖奇俠傳。而武俠神怪之書。若雨後春筍。顧陳陳相因。又成窠臼。無足觀矣。今春始得見還珠樓主所撰蜀山劍俠傳。及青城十九俠。雖未窺全豹。而筆底傳神。栩栩欲活。異情奇蹟。層出不窮。眞所謂如入山陰道上。應接不暇。於是常走書肆。詢續出。得一冊讀一冊。又頗憾還珠樓主弄人。故遲其妙文。令人急煞也。茲者青城十九俠。又以再版聞。校閱一過。恍同青果重啖。倍覺雋永。當此書印有日。喜書數語。以畀篇首。非敢爲名著作先驅。聊志景崇而已。時在戊寅季冬。吳門陳子京識。

◀俠九十城青▶

——次目集一第——

第一回

白雪麗陽春奇峯由地平湧起
青芒搖冷月故人自天外飛來

第二回

三千里俠客走風塵
百丈坪神童殲異獸

第三回

斬螭獅初結火仙猿
阻山洪再謁銅冠叟

青城十九俠 第一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白雪陽春奇峯由地平湧起

青芒攝冷月故人自天外飛來

話說灌縣宣化門外。有一座永甯橋。是竹子和粗麻索做的。這橋橫跨江中。長有二三十丈。橋下急流洶湧。奔騰澎湃。每當春天水漲。波濤電射。宛如轟雷喧騰。人行橋上。搖搖欲墮。不由你不驚心動魄。目眩神昏。及至一過對岸。前行不遠。便是環山堰。修竹千霄。青林蔽日。趁上溪流縈繞。終波潺潺。越顯得水木清華。風景幽勝。離堰半里。有一小村。名叫裘家廠壩。全村並無外姓。祇得百十戶人家。到擁有一二百頃山田果園。裘氏世代都以耕讀傳家。房數也不算多。彼時灌縣民風。又極淳厚。所以全族甚爲殷富。近村口頭一家。是裘姓的公房。（川語公房卽最小一房）房主人名叫裘友仁。妻子甄氏。乃祖曾爲前明顯宦。李闖之亂殉節。他父親裘繼忠。因爲自己書香華裔。世受先朝餘恩。明亡以後。立誓不做異族官吏。祇在家中料理田畝。隱居不仕。豐衣足食。到也優閒。祇是妻子老不生育。直到晚年。親友苦勸。才納了一個妾。第二年生下友仁。過了四五年。又生了一個女兒。名

叫芷仙。友仁七歲。繼忠夫妻。相次病故。友仁兄妹。全靠生母守節撫孤。經營家業。友仁長到十七歲上。剛剛娶妻不久。他生母也因病逝世。且喜甄氏娘家。是個大姓。人又賢惠。幫助丈夫。料理家務。對芷仙也極友愛。友仁雖秉承先人遺訓。不求聞達。却是酷好讀書。閒來也教教妹子。他有一表弟。名叫羅鷺。是成都人。比友仁小一歲。比芷仙大四歲。從小生得玉雪可愛。聰敏過人。他家原是宦裔。與裘家守着一樣的戒條。他父親在成都經商。小時隨了母親。到裘家探親。友仁的父母。很愛喜他。彼此同心。便由雙方父母。與芷仙訂了婚約。羅鷺平時和友仁。更是莫逆。常時你來我去。一住就是一月兩月。誰也不捨離開。那時芷仙也一年比一年上出落得美麗端淑。親上攀親。好上結好。一個得配這般英俊夫婿。一個得着這般如花似玉的淑女爲妻。那有個不高興之理。偏偏先前因爲彼此都未成年。自難合登。後來又值兩家都遭大故。四川禮教觀念至重。居父母之喪。那能談到婚姻二字。誰知就這幾年耽誤。便使勞燕分飛。鴛鴦折翼。兩人都幾乎身敗名裂。雖說前緣註定。也令人見了代他難堪呢。原來羅鷺生具異秉。胆力過人。雖和友仁一樣。也讀讀書。不廢書香世業。他却別有一番見地。常說讀書除了會做人外。便是獵取功名。我們既不做亡國大夫。獵取功名。當然無望。却眼

看着許多無告之民。受貪官污吏宰割。我們無權無勇。單憑一肚子書。也奈何人家不得。祇好乾看着生氣。豈是聖賢已饑已溺的道理。那麼我們功名不說。連想做人。也做不成了。再要是輪到自己頭上。豈是讀書可了的。何如學些武藝。既可除暴安良。又可防衛自己。常將一腔熱血。淚灑孤窮。多麼痛快呢。因為他心中常懷着這種尙武任俠的觀念。十五六歲起。便到處留心。隨時物色奇人異士。直到父母死後。自己又是獨子。連姊妹通沒一個。擁有極大家財。又有父親留下的可靠老人經管。每日閒着無事。不是到灌縣去訪友仁。便在家中。廣延賓客。結交豪士。末後居然被他物色到兩個有名武師。早晚用起功來。連友仁那裏。有時因久別想念。都是着人去請。而不似以前自己親身造訪了。至於他那位青梅竹馬的愛侶聘妻裘芷仙。少年血氣未定。也未始沒有室家之想。一則父喪未除。二則那兩位武師都說。內家功夫。要練童子功。才能紮下根底。最好是終身不娶。否則也等練成再完婚。最使他爲難便是這一件事。一則自己沒有弟兄。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二則不娶既太對不起友仁兄妹。自己也委實難於割捨。祇好和兩武師明說。妻是萬萬不能不娶的。須等到功夫練成以後。他本有天生神力。又經高人指點。雖祇三年功夫。已練成一身驚人本領。又因好客仗義。

揮手千金。更得了一個俠士雅號。越使他興高彩烈。慨然以朱家郭解自命。友仁人最本分。和他感情雖是莫逆。主意却甚相反。覺得他鬧的不成樣子。又聽了他管理家業的老人說。少東用錢如泥沙。近來已年有虧耗。尤其俠士之名一出。官府已經加以注意。雖仗着鄉紳世家。奧援不少。終非善法。越發代他着急。想來想去。祇有趕緊將妹子嫁過去。好早一點收束他的身心。省得早晚鬧出事來。好容易盼他滿。友仁年紀不大。到也灼知人情事故。知道人在迷途。祇有從側面想法。但祇良言相勸。是無用的。先是故意好幾月不往成都去。到了他服滿之日。一面命妻子將利害婉告芷仙。勸他不可過事拘泥。一面藉着田裏豐收。收拾了一間精舍。請他前來賞花飲酒。盤桓些日。羅鷺正因心上人兩年未見一面。友仁又和自己情投意合。從未用迂腐的話勸過自己。良友久隔。本就異常思念。這次也許是請來商量吉期。好在眼前武功已練得很有樣子。不必需人指點。到他那裏。閒時也是一樣用功。一接信。興高彩烈的趕了來見面。友仁祇推說鄉里事忙。少去看望。更不談催他完姻之事。二人叙完闊別。羅鷺照例請見表嫂。友仁答道。內人同舍妹。昨日因爲長房二姊要出閣。接去幫助嫁衣了。就在村後不遠。已着人送信。少時便會回來的。羅鷺聞言不禁心裏一動。臉上微

紅。竟泥刺刺不往下再說。見友仁還睜着雙眼。覷定他的臉上。似要等他答話。祇得遮飾道。表嫂幫助你照管這一大片家業。你又專好讀書種花。真能幹呢。友仁道。你莫說。到真也虧他呢。話猶未了。一個長年進來回道。大娘請得小姐回來了。羅鷺聞言。便偷偷舉目往外望去。半晌不見人影。耳邊似聞蓮步細碎之聲。自廳側甬道。由近而遠。正覺有些悵惘。又聽友仁對長年道。你去對大娘說。表爺愛吃他做的渣渣鹹菜。和血豆腐。把肥臘肉也多切些蒸起。上三種食物。爲蜀中民間常食名產。鄉間中人之家。每值秋末以後。直至次年夏季。均有大宗預備。客來卽饗。物以外購爲羞。近則川廩橫征暴斂於前。共匪洗劫燒殺於後。并菜根亦不可得嚼矣。再挑些水豆豉。把豆花點好。就出來見客。長年領命自去。羅鷺暗忖。芷仙近年老遠着自己。一見就躲。令人心裏頭悶氣。其實這也難怪。一個女孩子家。習俗縛人。見了未過門的丈夫。那有隨便談笑的胆子。不怕人家羞麼。又不比小的時候。看今日神氣。他再和上次一樣害羞。恐怕又見不成。連明日後日。也未必有望。這一次又算是白來了。正在沉吟遐想。友仁忽道。你看我真笨。平聲川土音作蠢解。天離吃晚飯還早呢。既約你來賞花。到叫你陪我悶坐。快隨我到後面竹園看菊花去。羅鷺本有一肚子話。和友仁談笑。

不知怎的。覺得沒有興致。聞言極爲願意。便隨了友仁。往後園走去。這裏原是走熟了的。暗想從這廳走過完長甬道。出門經假山後。一片竹林裏面。便是他夫妻的臥房。房後有三間竹樓。以前芷仙曾在那裏消夏。如今涼秋九月了。不知今天還在那樓裏住不。邊想邊走。剛出甬道。從一間小書房後面。繞進園去。斜陽影裏。祇見丹楓照眼。滿園秋色。一片十畝大小的菊畦裏。數百種各色菊花。在秋風寒露中。爭妍鬥艷。再趁著四圍的綠松。又有奇石森列。真是景物清麗。令人目曠神怡。二人沿着菊畦。指點黃英。載品載笑。正行之間。猛見路旁坡上花畦裏。似乎動了兩動。友仁忽於此時告便先走。羅驚疑是什麼野兔之類竄入。怕踐踏了名種。剛將身往坡上一縱。倏見畦心一片菊花叢中。有一兩朵極鮮艷的大花朵。長了起來。不禁心裏怦的一動。待要回身退去。略一尋思。重又立定。脫口說道。表嫂表妹。怎的在此。原來那往上長起的。並不是什麼菊花。恰是友仁的妻子甄氏。和芷仙二人。甄氏祇是荆釵裙布。手裏拿着一付長竹花剪。芷仙想是歸家不久。便隨着嫂子匆匆走到花畦。華粧猶未卸完。因怕泥污了衣服。兩隻長袖。挽齊肘間。露出一雙又白又嫩。新藕一般的皓腕。一手提着一個竹皮編成的花兜。裏面已放有十幾朵碗大的白菊花。雲裳錦衣。朱唇粉面。站在萬花

叢中夕陽影裏。越顯得玉膚如雪。潔比凝脂。花光人面。掩映流輝。神采照人。艷絕塵世。芷仙先時雖經甄氏一再勸說。如見未婚夫婦。不要忸怩害羞。并沒料到甄氏。暗使促狹。騙他同往花畦剪菊。起初聽見友仁和羅鷺笑語之聲。便有些心頭作慌。打算回去。甄氏悄說現時要避。已來不及。你出去正好遇上。他們在下面必看不到坡上。也不會往這裏來。不如將身微俯。暫時隱過。等他二人走後。我們再走。芷仙無法。祇得依了。花縫中望見友仁。引了羅鷺。逐漸走近坡前。芳心中已自焦急。剛幸友仁轉身。猜羅鷺也勢必跟去。誰知甄氏早打好了主意。故意裝作失足。往前一滑。芷仙素來忠厚。沒有機心。見嫂子要跌。連忙用手去扶。甄氏就勢將他一拉。芷仙一個冷不妨。不由隨了他。同時站起。偏偏羅鷺又誤會坡上花畦裏。有了野兔。將身往前一縱。恰好碰頭對面。就在彼此微一怔神之間。把芷仙羞了個滿臉紅霞。心頭亂跳。也不顧豐草礙足。丟下花籃。折轉身軀。一路抖着長袖。便往坡後邊。慌不迭的退避下去。羅鷺才得看清來人面貌。果然見面就躲。好又不愛又惜。更怕他脚小滑跌。又不便出聲相阻。反而呆在那裏。友仁解手回來。看見這等情形。暗自心中好笑。這時甄氏已從菊畦中款步走了出來。與羅鷺見禮。友仁故意埋怨他道。羅弟遠來。你怎麼不到廚下招呼。却領

妹子在此剪這菊花則甚。甄氏道：「那才希奇。事情還用你說呢。我看豆花還沒有開鍋。天也還早。叫伙房（川語廚子）添蒸了幾截饅（音讓）腸（即四川臘腸）又切了些截截菜。泡海椒。回房等鍋開。見妹子正卸粧。想起那年表弟在這兒吃菊花鍋子。說有清香。想做怕一個忙不贏。也沒容妹子把粧卸完。就拖了他走。萬想不到天都快黑啦。你們還會到園裏來。妹子臉皮嫩。看等一下好埋怨我哩。說罷。也不俟友仁答話。轉對羅鷺道：「大表弟好久不上我家來。你哥哥想你得很。這回須要多住些日子。我正想做定吃的。再換衣服。出來談天。不想在這兒遇上。好在不是外人。老嫂子也不怕大弟笑話。你還同你哥哥到書房去。我到灶房舖排完了再來。說罷。若嗔若喜的。對友仁將嘴皮動了動。轉身便往路旁竹徑後走去。友仁道：「你嫂子當家過日子。門門都好。就是嘴碎一點。你看我祇問他一句話。他到嚙嚙叨叨了一大串。羅鷺道：「友哥一天抱着死書本。同我一樣。不事生產。却沒有可靠的人管理。若非嫂子賢慧能幹。有這片家業。到麻煩死人哩。友仁祇笑了笑。見天色約暮。夕陽已薄嶠嶸。園後青城山。被天半餘霞。蒸起一片紫色。暮鴉陣陣。噪晚歸巢。秋風生涼。花畦中的萬千朵寒葩。明一片暗一片。隨風搖曳。已不似先時一望雲錦。知離開飯時間將近。便邀羅鷺往前

面書房落坐。羅鷺見適才友仁夫妻。伉儷深情。流露顏色。想起自身之事。不覺有感於中。暗想滿腹授室。原是時候。自己素來豁達。又和友仁情逾昆仲。何況已經聘定。不比臨時央媒。本不是不可啓齒。無奈這兩年練武功時。常和同道諸友談及婚事。總說自己不好女色。祇慕英俠。自己終鮮兄弟。若非先人遺囑。嗣續爲重。對於妻子。簡直可有可無。人聞此言。都道自己業已聘有艷妻。故作矯情之語。今日來此。便議婚娶。雖友仁長厚。向不說人。豈不被那些同道笑話。想了想。想起成都劉家的那位老年姑母。平時主張自己早日完婚最力。每見必談。恨不能在服中。便要舉辦才好。自己因嫌老年人嘮叨。都不願意常去走動。此次回轉成都。何不借請安問候爲名。前去看望。那時不用開口。他必強着自己完姻。既可對那些同道。裝作老人之命。被迫無奈。還可免去向友仁夫妻當面開口。省得心上愛妻。覲面蓬山。令人難堪。祇一正式成了夫妻。怕你不由我輕憐密愛。那時看你還往那裏去躲。想到這裏。臉上一喜。幾乎笑出聲來。友仁先見羅鷺進屋。祇管沉吟。忽輦忽喜。心中已瞧出了幾分。仍是裝作不知。故問何事面有喜色。羅鷺聞言。越覺臉上發燒。一會長年端進燈來。擺好三付杯筷。知道芷仙不會出來同席。雖然近五六年。都是如此。惟獨今朝。倍覺惘然。長年擺好杯盤菜。

着甄氏也隨着進來。重寂寒暄。三人一同落坐。至親至好。原不客套。甄氏素來健談。學問又極淹博。主客歡洽。談笑風生。雖然羅鷺眼中。尚缺一人。還不顯寂寞。酒闌。長年端上菊花鍋子。友仁又問妹子吃飯不會。甄氏道。這位姑太太。還能短了他吃的。我一進房去。便揉（排揎之意）了我好幾句。是我給他賠了好幾句禮。才把他逗喜歡。單給他挑了兩樣素常愛吃的。看他端飯碗才走來的。不然這頓飯。會這晚麼。說真了話。因他愛講過節。我有時心疼起來。恨不能他永不嫁人。留他在家裏過一輩子。有時恨起來。巴不得他早些出了門。等有客來。我好輕省一些。友仁一手把杯。一手拈着一片血豆腐。正往口裏送。聞言答道。你老捨不得他出門。看到幾時是好。羅鷺聽他夫妻問答到芷仙身上。也不做聲。祇管盤算回轉成都。如何進行。友仁夫妻。祇略談了幾句。便不再說。又問了問羅鷺練武情形。大家都酒足飯飽。長年撤了殘肴。甄氏命人去泡了一壺上好普洱茶。才行與羅鷺道了簡慢入內。書房原是專為羅鷺收拾出來的一間精舍。佈置甚為雅潔。席散以後。甄氏又打發長年。端了兩盤糖食果子出來。友仁也不再進去。便與羅鷺剪燭夜話。品茗談心。到了此時。才丟開旁的。互道別後之事。二人直談到魚更三躍。方行同榻臥去。次日醒來。甄氏早備好了早點。一人一碗。